



逝

水

三
情

乌飞半城◎著

 GLOBE
PRESS

逝水 三年情

乌飞半城◎著

© Globe Press, 2008.
ISBN : 978-2-917782-00-2

Tous les droits
de traduction, de reproduction et d'adaptation
réservés pour tous pays.

前 记

宝贝，当我在案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你已经甜甜入梦了。而你能通读如是尺牍之日，不知道何月何年，应该大女孩了吧。大女孩，多么润肺暖心的一呼呀。看着你从产房的小肉团到长成婷婷嫋嫋的靚少年，时光弹指数载，岁月飞也前驶，但对我来说不过转瞬之梦。这一瞬，是一段苦旅，也是一季美的历程。生物造化的神奇，红尘百味的冰火，世间万象的圆融，记忆往夕的繁花，都让我这般切肤地感受到了。

那一天将无比华彩……到那时，你已不是在父亲怀里撒娇的小猫了，应当出挑成清扬的仙子，如今天一样有着鲜花的笑靥，如今天一样有着水晶的明眸……我还能看到那样的一天吗？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，或化成一抹浮尘，或落为一束寂音，只留下一个孤孤单单的你。小可爱，勇敢些，别哭泣，这就是生活。

现世的人要抓住生命的此在，尽兴活在当下，而千万别陷入自制或他造的种种阴影、幻像、魔咒与噩梦中，了悟并超越这一切，便是自由。当然，但愿这只是命运给我们开的小小玩笑，希望科技的昌明早日给我们带来福音，期冀人间的真爱能够感天动地，到时我还可以陪伴你的左右，守望你的成长，与你一道解读其间的细节，涵咏个中的滋味，那将是阳光下最曼妙的故事。

之所以立此存照，将过去数年里的点点滴滴悉数刻录下来，是让你尽量多些知道事件的原委，尽心体尝人世间行走的沧桑，形成完善的人格与独立的自我，自己做出判断与决定，而绝不希望你抱怨生活。生活本无苦与甜，人人逡巡在路上。

千万不要埋怨你的母亲，她也是受害者，她原本可以拥有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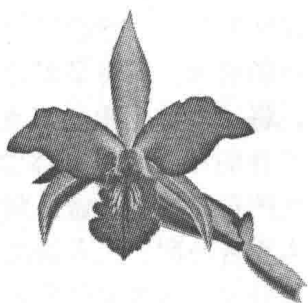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小女人应该得到的所有幸福，但现在这一切全都改变了，她的生活因为我、因为这场婚姻而彻底地改观。我想，如果当时她另嫁他人的话，这种种的不幸或许就不会发生。要埋怨就埋怨我吧，是我的犹豫不决把你带到了这个世上，是我的考虑不周让你甫一出世就要面对桩桩苦痛。然而，如若原初果敢一些，也就没有你了。没有你，我还是我吗，我还是如今的我吗……似乎现在对于当时的种种决断不能简单以对或错来评说，一切都在未言尽之中，从而沦为诀期无尽的公案。

你已经和将要经历的种种劫难，皆是我的原罪，父亲要用一辈子来赎。以下，就是赎罪的文字——文字能够赎罪吗？我想不能吧，诗尚不能，更何况普通文字——我知道，这样的一份遗书将会引出诸多的误会，招来无数的骂名，但又算得了什么呢，对于我来说。

除非圣子，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自己的家庭。面对生命，面对生活，肉身的人只能选择勇敢，学会勇敢，只有勇敢者才能自救。

愿你幸福，我的天使！





— 万里路行

1

潜入凡间的精灵，我的女儿。

你飞凌尘世，本身就是一段传奇，更是一次浪漫旅行的结晶。如果没有那次九寨沟之旅的话，我就不可能认识你的妈妈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你，但这世上绝无“如果”二字的……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一直是我心仪的生活。学生时代，囿于时间与金钱，不能自由行走于天地之间，纸面的神游成为无可奈何之后的最佳选择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最喜爱的课程非地理莫属。

高一的光景，时间还有些许富余，我忙完交差的功课，就将一本又一本的地图册、地理书逐次下载到头脑之中，囫圇作咽，咬不烂嚼不碎，还欣欣然如有所得，然后与同样狂热的学友炫耀比拼：北纬 30° 经过的县城，两个 Cambridge 的经度纬度，多哥草原区的首府，汤加的特别出产物……你掀我一个死角，我掀你几处盲点，乐此不疲，聊以自慰。就算偶尔唇舌兵戈，四目怒对，脸红颈粗，也不会伤损和气。不名一文而心迹天下，夫复何求。后来，为了对付考试中的各色刁难，书间的旅行变成每日必修的功课，夜夜黄卷青灯，韦编几绝。让知识于欢愉中集结，在应试至上的年代里，没有比之更加两相宜的方法了。

其时的愿景格外简单：一个金色冬日的午后，古铜壁炉里休





憩的蓝火妩媚地逃逸着，和煦的阳光跃过玻窗舔嗜着肌肤，我慵懒地蜷在透有原木淳香的地板上。地板上平铺深褐色的巨幅地图，或者安第斯山脉图，或者德干高原图，周围散落着刚削的铅笔、锃亮的圆规、簇新的角尺、精美的速写本、热气冉冉的玻璃杯。垒成小山的书堆，如扁舟般托着我，畅游在《仲夏夜之梦》织成的蓝色海洋里，渐渐进入黑白交响的乌有之境……后来长大了，梦想也紧跟增彩，手边又添了件道具，那就是一台奔腾着的笔记本电脑。

如斯梦事不停修葺整饬，分分毫毫地完美着，然而多半停留在闲暇的臆想。当然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时常到了暑假，瞅准爷爷出公差的机会，吵着闹着央求捎上我，才得以一道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。

记忆中初始的游历，常常在雪释日暖之际，爷爷带着大伯和我，出外踏青……满目的翠绿，满眼的鲜花，粉红的脸庞掠过冰冽的春风，兴奋的双眸尽藏泥土的芳香……

现在能清晰回首的，当属一个炎热夏日的三峡万州游。滚烫的柏油路透过薄薄的鞋底，烤熟了我的脚丫，大血泡叠着小血泡。无奈，那次游程成了我透过爷爷的双肩认知世界的机会，睹林荫道畔教庭森森，观川渝江上船来船往。平生里首次见识到一种叫做啤酒的饮品，看着爷爷捧起粗瓷大碗开怀海饮的时候，对于炎凉乾坤有了最初的感触。

还有让我不能释怀的庐山游。美庐菁菁，松涛阵阵，焕美的自然景观与绝世人文陈迹的交融，铸成天地间最玄妙的一道情结。含鄱口的静谧，五老峰的苍秀，在我的梦涧萦绕了许久许久……

当然记忆最深的一次，莫过高考之后，爷爷带我过华北、越关东，经齐齐哈尔、海拉尔，最终到达满洲里。车外山川迤迳，时空腾挪流转，我患上了风物积食症：才作别华北平原的高天阔土，又一头潜入东北黑地的玉米海洋；扎兰屯的醉意未减，牙克



石的炊烟已燃……以前只在书本上拿捏的地名，如今逐一结结实实地踏在脚下，那种感觉近乎蝶游：不知是纸面的神思化成现实，还是漫漫车行回归卷册。

国门边挥别爷爷后，我独自徘徊在绮丽多姿的呼伦湖畔，看不到渔舟唱晚，但见烟波浩淼，天水相融，从此永离黑七月的身心尽情舒展着……真丝短裙与貂皮大衣在同一时空飞舞激扬，生硬的“你好”和蹩脚的“хорошо（哈拉绍）”一应一答，听起来那般起伏跌宕，如火如荼的边贸看上去怎么都像多幕活话剧……留下照顾我的老伯每日用湖中的银鱼白虾将我养得四体欠勤，不思不考……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，不经意间瞥见一位头发花白的异邦老人。脸薄菜色的他，衣衫褴褛，兜里揣着半瓶伏特加，只有怀里的手风琴让人眼前一明，从中流淌出再熟悉不过的北地民歌。以前从各种介质里听到的苏联音乐，多多少少会感觉到丝丝的寒意，《天鹅湖》的第一个音刚出，我就浑身冷颤。但从他轻快的键盘里，我却听到了一种特别的张力，一种只属于俄罗斯的力量：专制集权与自由放纵，残忍暴力与善良人道，笃信宗教与渴求真理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……浓烈的异域风情给予我饱享终生的亮色反刍。

大一时，在图书馆的外版书联展中，得以窥覷 National Geographic 之神器，顿如焦雷裂帛，颜容尽失，惊为天物。尔后的数年，我便深深地被那与 Deutsche Grammophon 神似的郁金香色之什物俘获。那摄人心魄的黄框犹如一记飞索，正中我的咽喉，牵引我在朝圣路上愈行愈远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，同室之中竟有一位地理狂人，名曰东东，记忆精准，运思缜密，可怜的自负让我四年不敢弄斧操刀，妄谈胡诌。

毕业之后，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，旅行是工作之余的当然选择。一只背包，一份地图，几部相机，数十个胶卷，就可以启程了。每每假日临近，地图摊开，手指之处便是出游之所。

有时间，翻翻 2000 年前后我的旅行日志，你就可知一二。





.....

1999 年国庆，珠海。

2000 年元旦，酒泉，兰州，西安。

2000 年春节，昆明，大理，丽江。

2000 年五一，苏州，周庄，同里，角直，南京。

2000 年六月，三峡，开封，郑州。

2000 年国庆，成都，九寨，黄龙。

2001 年春节，老家。

.....

每一个长假，都成了快乐的飞地。彩云之南，丝路之西，江南之东，漠河之北，留下了我雀跃的足迹。在天海之际，在云彩之巅，身心放野飞翔着……每次的出行，总给我更多的惊喜与感怀。

当时，我还厕身行伍，没有离境的自由，国内各地的数日游成了嘘长叹短之后的不二选择，其实想出国快想疯了，很想去见识见识欧风美雨，体会体会碧海银沙。一次，我对一家旅游公司说，你们想办法把我送到欧洲，看看就回来，我给你们一个好价钱。但当他们得知我的军人身份后，连连摇头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可难办呢。

那时候，日子是金色的，生命是绿色的。

2

2000 年的国庆节，又是一个长假。节前，我在地图上随意一点，居然规定蜀川野北，看来老天爷让我去九寨沟，那个梦幻斑斓的童话世界。山高路远，时日风紧，我只能选择赶鸭式的跟团游。

十月一日，天阴阴的，灰灰的。

清早，一位好友办喜事，自然我少不了忙前跑后，呼三喝





四。与以往不同，从出发到迎亲，我不时地看表，计算着离启程所余时间。好在事事遂意，所有的进度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等新人到达酒店后，我便悄悄消失了，直奔机场而去，也用不着同新郎道别，当天他的脑子昏天黑地一锅粥。

如果行程顺利，下午就应当安抵，我通知了当地的好友，原计划在成都将会有一个精彩的夜晚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尤其在2000年，各服务行业对于旅游黄金周的到来虽然个个乐上眉梢，却往往准备不足。中午就应当起飞的航班迟迟没有发出登机的通知，除了几次“因为机械原因，您所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时起飞”的播报外，没有任何人来安抚我们。

大家散坐在候机厅的各个角落，有说有笑，没事人一样，毕竟长假难得，出来游山戏水，涤荡心胸，细小的瑕疵不会影响太多的情绪。再说想要准点起飞，其概率比中头奖还低，能够在正点之后三十分钟开始滑翔就算万幸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领到食物和饮水后，已经下午五点半了，开始有人坐立不安起来。同机除了几个团去九寨沟之外，更有隔日转飞拉萨的队伍，如果当晚赶不到成都，那么随后的旅行将全部告吹。

不安的情绪缓慢地发酵，素不相识的人们开始窃窃私语，原本分散在候机厅各处整个航班的乘客自发聚集成群，焦虑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但无论机场方面还是航空公司皆显出十足的傲气，似乎能不能正点起飞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，脸上除了麻木，更多的是不屑。

消息点滴地汇集着，原来我们所乘的是一次经停航班，飞机在始发港出了故障，不能按时起飞，什么时间能到本地机场更加遥不可知。听到这一消息，立即有人行动起来，找出S航空在机场的代理，询问事态的进展。

代理衣冠楚楚，开始有点不紧不慢，一副外交官的口吻，“我们正在着手处理此事”，说完就要拂袖离去。几位要赶赴西





藏的乘客不依了，“不行，你现在要给我们准确的答复，什么时候能飞？如果飞机的机械故障无法排除的话，你们要拿出解决的方案来。明天我们还要飞拉萨，如果今晚赶不到成都的话，损失由谁来承担，由你来承担，怎么样？”乘客们将他里外圈住，本以为能够敷衍过关的代理满脸委屈，骄傲的头颅耷拉了下来，声音大降八度，“我也只是个代理，飞机坏了我也修不好。不过可以联系联系，保证今天一定可以飞，怎么样？”

善良的人们相信了他。在得到大家的许可后，代理顷刻便消失在人流之中，从此再没有出现在乘客的眼前。或许他知道，如果二度被擒的话，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局面。

一个小时，又一个小时，依然没有登机的通知。聚集的人群中，有几位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，维权意识强烈，组织能力了得，理所当然加冕这个临时群体的“首领”。大家一合计，感觉到形势严峻，“不行，哥们儿，这个代理肯定不敢再露头了，我们不能坐着等死，得行动起来。”

凑巧的是，此时广播通知另一家航空公司飞往成都的航班可以登机了。“我们坐这一趟去”，一声即出，四五十人眨眼间就集中站好，挡在登机通道上。最前面的几个小伙子拿出自己的登机牌来晃了晃，机场工作人员只能笑着解释：“这不是你们的航班，麻烦你们到一边去等。”

“谁说的，反正也是飞成都的，我们等了七八个小时，没人管我们，我们先飞。”大伙明知不可能上别家公司的航班，但只有这样才能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。这时，排在后面的乘客说了句：“哥们儿，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，用不着拿我们这个航班死掐吧，高抬贵手哟。”小伙子们一听，说得有理，原本严整的队形很快就散了，“是呀，跟你们为难没有意义。”说话间，正班的乘客就登机了。

“不行呀，我们还得干，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不行。”

“哥们儿，我说，我们得干点有效率的活。你看刚才那一班





机，一个老外也没有，就算拦下来也没用，还不是自己人干耗着。我们得找一个老外多的航班，只要拦他半个小时，机场和航空公司两方面都得着急，问题准能解决。”

也不知道谁出的这个主意，我们在拦截了飞北京的一个航班后，又拦截下一个飞上海的航班。这个航班的外籍人士特别多，限于语言沟通的困难，他们只能站在我们身后呆等着，两肩一耸：“Why, these guys?”

前方传来消息，广播通知本次航班取消，航空公司准备用大巴将乘客拉到酒店入住一宿。还真有人动摇了，不情愿地收拾起自己的行李随导引小姐上车。但更多的人却一动也不动，做劝导的工作人员越多，人群就更加紧紧地围在一起。里面还有人对那些起身的乘客说：“别去，不能去，去了我们就上当了，今天就别想飞。”那些人倒挺配合，停下自己的脚步，回到我们的团队里来。

机场方面开始紧张起来，除了多派些人手做疏导工作外，还从场外调来大把保安，黑压压地排成前后两列长长的人墙。可能他们之前安逸得太久了，取消一次航班实在是再稀松不过的事，还会有人对此提出疑议吗。

对峙在一步步地加剧，我们放行了又一次航班后，重新发动新一波的进攻，这一次倒霉的又是飞往上海的航班。效果马上出来了，数位洋大人提出抗议，咆哮如雷，怒不可遏。几个中方扈从满面津汗，点头哈腰给他们解释着。解释完毕，回头保安墙就开始蠕动起来，恶狠狠地要从我们这里撕开缺口。肢体的接触渐渐多了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

后排一个保安队长模样的人看到前排效果平平，不禁怒上心头，冲过来就将我们这边前排的一个小伙子抓了起来，看来他的用意是要枪打出头鸟。在几个保安七手八脚的帮助下，小伙子居然被抬过保安墙，眼看就要把他架走了，如果真被带到保安室，估计少不了一顿老拳伺候。





“不能把人带走，有什么就在这里谈。”人堆里爆发出声声怒吼，若干只大手伸了过去，将那个小伙子夺了回来，然后大家胳膊挽胳膊抱成一个团，这样谁也不会落单，继续对垒着保安墙。

混战还在继续着，被团友们热线召来的媒体记者赶到现场。当时的媒体远没有现在八卦，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只不过平添几分忙乱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火药味浓得快要爆炸的程度了。这时，一个似乎是头目的人走了过来，大声喝斥道：“你们这么多人，乱哄哄的，怎么跟你们谈呀——找个代表出来，我们谈谈。”

“谈就谈，还怕你们不成。”大家隐约看到了星星点点的希望。

谈判代表就是那几位主事的中年男子，同去的还有数条莽汉，壮胆保驾，以防不测。

大约三十分钟后，大汉们红光满面地回来了，他们环顾四下：

“我们这里有没有老人小孩，或者身体特别不好的？大家要相互照应照应，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
“怎么样，谈得有没有结果？”大伙一拥而上，将他们围在中央。

“谈判肯定没有实质性的结果，很多问题他们解决不了。你想想呀，飞机飞不了，他能调一架过来吗，不能。但效果达到了，就是要告诉他们，不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就休想安宁。别拿我们当猴耍。”

又经过几次严重的冲突之后，貌似强大的对手扎扎实实地领教到了我们这个临时团队的厉害，飞机终于在午夜时分降落到机场。带着胜利的疲倦，我们一行唱着歌冲上飞机。我还清楚记得，当天还有一次类似情形的航班，由于乘客没有进行我们这样的抗争，结果只能安静地回到预定的酒店，所有的行程被无情而





且无偿地推迟了。

生活就是这般残酷，不进行抗争，不进行博弈，你就得不到他人的尊重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虽然我们的方法还有许多不妥，但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，在那样的人机关系之间，我们的方法或许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我只希望以后到你可以自由出行的时候，不会再撞上这样的尴尬，我们这个苦难深重国家的民众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。不久之前出台的民用航空赔偿法，其中一条就是机场方面应当尽量避免让乘客产生过激行为。我想，这一条款的制定或多或少与我们当天的行动有着某种联系吧，可能没有许许多多与我们相类似的过激行为，这部法案就不会这么快出台，普罗大众的基本利益就得不到应有的维护。

就在那个充满喧嚣与躁动的夜晚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母亲。每当从人堆中轮换着闪身出来休息时，回头就看见一位女孩静静地坐在对面的靠椅上，旅行社的识别牌告诉我们同一团队，同一航班。冲击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于是她就一次又一次地闯入我的视线。

那天，她身着粉红色的薄毛衣，秣纤合度，乌黑的秀发优雅地栖息在肩头，沉寂得如同一立雨巷的丁香。

3

飞机终于着陆双流机场，已经枯等了十二个小时的导游，像听评书一样听着我们的故事，“你们真牛！要是以前，我们早收工了，只是始终没有接到前方取消航班的通知，才等到现在。”到达酒店已过凌晨五点，团友们疲惫不堪，一言不发钻进各自的房间，呼呼大睡。

接下来的四天里，我与大伙没有太多的交流。两部 Pentax 相机，三十卷正片十卷负片，我心无旁骛，如痴如醉地享受着大自然对人类最慷慨的馈赠。九寨沟的水、九寨沟的色彩如此邪





毒，云舒云展间便入膏入肓。不幸的是，当时我就中招了。整个旅程中，我无可救药地膜拜于身边的风物，虔诚地用右手拇指食指做着自己的批注。偶尔遇见你的妈妈，也只轻轻地点点头，就算在海子边擦肩而过，最多不过淡淡的一笑，虽然她还是那样让人惊艳。

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，你妈妈后来不知道说过多少次，等宝宝长大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再去九寨沟，让她看看那里的美景，让她知道没有那次旅行就没有她哟。物是人非，九寨沟的美景依旧，可我们这个家庭却不复存在，余下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

与我们同机来的导游是个本市小伙子，当地的导游是个四川小姑娘，两人显然多次合作过，轻车旧路，配合娴熟。按照当时的陈例，导游对客人进行适当的“照顾”，那是天经地义，就算有人提出别论，也于事无补。但不巧的是，团里多是些二十出头三十不到的小伙子小姑娘，眼睛里哪能容得下沙子呢，自然这些“罪恶”的勾当就一件件给拆穿了。

到九寨沟的当天，他俩怂恿大家参加一场民俗晚会，每人收费200元。谁知响应者不多，几对年轻的夫妇跟着去了，但没有上套，回头自己去问价。一问还真吓了一跳，原来叫价只要80元，还可以海还。

第二天刚刚出发，矛盾就在旅游车上爆膛了。面对铁一般的事实，面对使之无法插言连珠炮式的轰问，他们俩没有更好的托辞，只说自己也不知情，让别人给骗了，并马上给我们道歉，立即将多收的钞票送还当时参加的团友。这双呆子处理问题的方式太过草率，当场退钱只能脚注昨晚明火执仗的欺骗，对立情绪于是冰炭不相容。

隔日，两位搭档领我们去一家商店购物。在入口处，二人吆喝着大家，一定要将手里的优惠卡拿好。本来对游程之中的购物早就心知肚明，这一提醒倒不要紧，已经芥蒂丛生的大伙便彼此挤了挤眼嘟了嘟嘴，要不将卡片随手扔掉，要不就藏起来，付款





时不出示。可怜卿卿帅男美女，在我们全都上车之后，怒气冲冲拐出店门，估计斩获不多，看来我们给这对伙伴制造了不少的麻烦。

后来，在游览黄龙的时候，大伙还故意抄近道将其甩掉，让俩宝贝在出口处傻等了三个小时。等大家吃饱喝足、时间耗光后才去叫他们，这二位只能悻悻地上了车。看着同命鸳鸯狂吞干粮的模样，还有团友取笑逗乐，“业务不精哟，跟人居然跟掉了！看来要给你们领导打个小报告才行。”

随团游的食宿极差，两位一路被捉弄得困苦不堪的朋友决定要给我们改善改善伙食，把大家带到一片小吃店进登机前的晚餐。几天来我们全在争吵中度过，要么与跋扈的“飞行者”，要么与笨拙的“领航员”。还好大家年少不知愁滋味，些许的不快只能成为美妙旅程的佐料而已。晚餐气氛乐融融，每个人的心情如同此处的美食一样上佳。

鬼使神差，我坐在了你妈妈的身边，或许年龄的原因，或许际遇的原因，或许就是月下老人那根说不清道不明的红线，我们一见如故，谈意甚浓。

现在，我已经忘记了当天的菜品，忽略了周围的人群，但当晚的说笑还犹在隔墙。这些话语昭示着什么，我难辨其妙，只知道热烈持续到登机的最后一刻，我们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。

4

长假结束，放野的心绪要收队了，生活又将归于平淡。我得放下背包，回到朝九晚五的自来。

一个周四的下午，天阴阴的，四点多的光景，我如往常一样埋头办公桌旁。这时电话响起，我机械地接了起来，“喂！”

“请问——是你吗？”

这声音好熟悉，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：“请问，您是哪位？”





“真是贵人多忘事……”她的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就为自己的冒失而后悔，原来是她，那个粉红毛衣的女孩。经过许多天的淘洗，她的声音依然一尘不染。

“是你呀，难怪听着耳熟……对不起！”

这个电话，短短三分钟，改变了我以后至今的生活。如果说性格就是命运的话，那么我的命运早已前定，诱因可能是一个电话，或者一封邮件。是什么，现在已经没有分别了。很快，就有了下面的故事。

“上次把你的声音听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请你吃饭吧。”

“好呀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上班的地方离你公司很近……”

“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”

“就今天中午吧。”

十二点过了，在约定碰面的地点不见她的身影，我赶紧拨打她的电话。

……

“我已经到了，但找不到你告诉的门牌号。”

“噢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新号和老号相差比较远，现在都是新号——那你身边有什么明显的标识呢？”

……

很快，她便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一袭深色的套装，没有旅行中的娇柔，成熟之美呼之欲出。

“看看拍的片子吧，多提意见。”我将自己认为满意的风光照拿了出来。

“没想到你还真拍得不错，像个摄影师——感觉就是这样

